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

跨越太平洋

中美关系

● 主编 邓先明 胡海 ● 苏文杰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⑨

跨越太平洋

——
中美关系

苏文杰●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太平洋——中美关系/苏文杰著.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10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9)

ISBN 7—5047—1555—7

I. 跨… II. 苏… III. 中美关系—概况—1949～ IV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067 号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8 字数:1800 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7—5047—1555—7/G·0333

(全套 27 册)总定价:128.00 元

目 录

一、世纪末的风，从太平洋上来	(1)
二、不走运的“股民”	
——旧中国遗留的中美关系	(5)
美利坚文明到中国拓荒	(6)
“买”错了“股票”	(8)
中国的丢失	(12)
三、历史的悲剧——朝鲜战争	(14)
仇恨的蕴积	(14)
悲剧的序幕	(16)
战场上下的较量	(18)
结束的和未结束的	(21)
四、太平洋上的冰山	
——中美关系在“冷战”中	(25)
“从不准握手”说起	(25)
以压促变，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孤立	(27)
台湾海峡危机到中美大使级会谈	(29)
越南战争和中美关系	(33)

五、恶梦惊醒——中美缓和的过程	(37)
含蓄的缓和进程	(37)
“尼克松震荡”	(41)
六、路慢慢其修远兮——中美建交	(46)
停滞不前	(48)
中美建交	(51)
讨厌的尾巴	(55)
七、巨笔如椽——邓小平访美	(57)
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58)
三次会谈	(59)
中国旋风	(62)
八、坚冰解冻	
——中美建交十年的平和期	(66)
穿“高跟鞋”的学问	(67)
“里根的长征”	(70)
十年收获	(74)
九、太平洋交响乐的不和谐音	
——建交十年中美的矛盾和分歧	(79)
小心!“不定时的炸弹”	(80)
“人权制华”的滥觞	(84)
十、重识风雨中	
——1989年后陷入低谷的中美关系	(90)
难道真是周期	(91)
麻烦:彼此,彼此!	(95)
重识的另一条线	(99)

十一、披荆斩棘的螺旋式上升	
——中美关系走出低谷	(103)
“人权”你有多重	(104)
经济摩擦，上升的焦点	(108)
利益的汇合：中美关系正常化	(112)
十二、友谊彩虹，横贯长空	
——中美文化交流	(117)

一、世纪末的风，从太平洋上来

你家的房子失了火，你的母亲、孩子、太太都需要救助，你先救谁？

中国人回答：自然是母亲，因为我的一切都是母亲给的。

美国人反驳：不对，先救孩子，因为孩子最有前途。

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造成两个大国的差异就是这么大！

中国人和美国人胼足而居，一说“地球的另一面”，美国人马上会想到中国。是广阔深沉的太平洋连接起中国、美国这两片神奇的土地，也连接起一串波折起伏的故事。1000年后，即便这些故事随着大洋的风沉淀成古老的历史，也绝不会有人冒失的认为这是一段轻松幽默的传奇。

中国吸引美国人 200 年之久，她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激起美国人最丰富的想象，历代美国人均认为他们极了解中国人，或把他们当朋友，或作为凶恶的敌人。令人难堪的是，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却是在美国随同西方众列强对清代中国的入侵才开始的，从此，“山姆大叔”便和中国纠缠在一起。在中国人的头脑里美国是那样的琢磨不定。在一个世纪的交往中，美国以其渐居世界潮头的自信，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特别是

一战之后，美国盛大的优越感使其形成并强压着世界中心意识；相反，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却在世界的进程中落伍了，中国的中心意识受到最强烈的外部挑战，在同美国的交往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种被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可以被感觉得到。

法国人讽刺美国人：他们喜欢追忆，可一追忆到他父亲的祖父就无法追忆下去了。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建国史只有200年，而中国的同仁堂药店已有了390年的历史。所以，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中说：“美国人不看重历史，因为他们来说，万事万物都似乎总是新的。”也许这正是美国人激情的源泉。而中国人却把历史悠久这笔财富，变成了大包袱，背在肩上，沉浸在往日的辉煌之中，气喘吁吁落在后面，直到外强对其敲响警钟。

新中国的成立，古老的中华大地流淌着年青的生机。意识形态的恐惧使美中关系被仇恨所代替，然而美国的遏制终于没有困住东方飞龙。自80年代以来，中国又一次处在世界注目的光环之中。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以10%的速度发展，据统计，从1978年至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了3倍。经合组织预测，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维持在9.5%，1998年为9%，1999年为9.5%。于是就有西方惊呼“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以经济为后盾，中国也正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生机勃勃的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有记者问俄外长普里马科夫今后俄是否对美打“中国牌”，普里马科夫答：“这张牌”如今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没人拿得起。

中国的现状与前景是令人鼓舞的，然而，你在进步，别人也没有睡大觉。在地球那一边，除了1990年底1991年初

略有衰退外，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的经济已持续增长了 15 年，如果持续到 1999 年，有关人士预测，那将超过越南战争时期长达 106 个月的经济繁荣时期，尽管她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2%~3%，但美国经济的庞大基数使这一增长具有惊人的成绩。

英国有位名人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事实上，这个地球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譬如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人类健康等等，把不同肤色的民族、大大小小的国家载上一辆共同的命运列车。美国，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中间所发生的一切，由于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巨大责任，便具有了某种全球性的意味，这无疑决定了无论中国抑或美国在对方历史发展的链条上将不再是意义不大的因素。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价值观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曾长期困扰两国的关系，甚至兵戎相见。但共同的利益使两国最终走向更深的合作与理解。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而这种需要曾一度被固有的观念所引发的冲突遮遮掩掩着。中国人对美国心里很矛盾，好像一枚硬币，一面是牛仔裤、汉堡包、可口可乐和好莱坞；一面是讨厌的如《丑陋的美国人》中的东南亚外交官的头脑迟钝、好管闲事。而早先的中国人在美国人心中总是骄傲、狂妄的“蓝蚂蚁”和“游牧部落”。而现在的美国人一天 24 小时离不开“made in china”的商品，美国明道大学校长说“是中国养活了美国”。

1994 年，中美双方贸易额达 354 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是中国第三。1997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达 326.9 亿美元，超过了 318.1 亿美元的对日出口，美

国成为中国出口市场中的“大哥大”，无疑地，美国白宫的报告中是把欧洲作为其战略重点的，但中国的表现也不得不令美国投以更多的关注。前国务卿黑格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讲演中指出“我一向认为，中美关系必须基于一种长期的、战略性的考虑，而不是暂时的分歧和仇恨”。1997年10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中美达成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美国正跨越着距离，甚至，风从太平洋吹来，各自就会感受到对方的气息。

“驶向大海，再过半个小时太阳就要升起”。水手哥伦布写道。

二、不走运的“股民”

——旧中国遗留的中美关系

1776年7月4日，乔治·华盛顿用他那把神奇的“小斧头”砍断了与欧洲的古老陈旧、疲惫衰微之间的脐带，美利坚呱呱坠地。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庄严宣告久久在天空回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于是冲出了旧中国阴暗、腐败的羁绊。

人们想知道，在这长长的173年间，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发生了什么？

历史证明，象征美国精神的华盛顿的“小斧头”伸到了中国，也许那只手伸得过长，中国人的先天印象是：讨厌！中国不是樱桃树。这种不易磨掉的印象无疑为1949年之后的中美对抗进行了有力的渲染。中国人不了解美国人，就像美国人对中国的一无所知。相互的隔膜之间，情感代替了理性而成为两个世界大国关系的左右力，误解的加深于是变成了必然。中国和美国都陷入困惑：我们现在究竟在哪儿呢？

美利坚文明到中国拓荒

被认为是天才政治家的杰斐逊在一次施政讲演中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如同人与人的交往，我们深思熟虑的利益总是同我们的道义分不开的……”人与人交往首先源于动机，然后是选择方式，美国和中国的交往也不例外。

美国是欧洲冒险者搬到北美大陆的神话。自1492年那个叫哥伦布的水手发现北美洲这块新大陆，一艘叫“五月花号”的轮船随即载着欧洲冒险家的憧憬，在北美西海岸靠岸。他们怀着基督教文明高于其他一切文明的信念，开始近400年的对美洲的入侵与征服。他们创造了新世界拓荒的神话，同时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填平了荒野与文明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对荒野的文明化的使命感使本来荒芜的美洲演化成一块令人羡慕的大陆。欧洲移民们认定这是基督文明对荒野的胜利，而他们想当然的是这种优越的美洲基督文明的缔造者，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文明的力量也可以像征服北美大陆一样去感化所有被他们认定是“文明荒野”的地方，对中国，以及对今天的世界，美国仍然在骨子里认定这一点。美国这种必胜的信念，使他们从英国手里赢得了独立，1776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的日子，据说，这一天一颗新星在西方冥冥之处突然迸发出炫目的光芒。在开国元勋杰斐逊笔下，独立、自由、生命及追求幸福构成了美国平等观念的核心，美国拥有了自己的文明内涵和观念模式。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预示世界将为之改观的一幕，遥远的中国并没有欣赏到。中国仍然生活在几千年文明的安乐窝里，危机仿佛很

遥远。

但是，美国人终于来了。

1784年，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太平洋彼岸驶来，美国开始了在中国的拓荒。当“中国皇后”返回时，带给美国的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热”，中等家庭以陈列中国摆设为荣。“美国的正经事就是商业”，自华盛顿总统批准在中国的广州设立了领事馆到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对与华通商者给予特殊优惠，美国对中国大作其贸易。“和平通商”使美国在中国大陆上注入自己的利益。更有1830年2月，传教士裨治文和医务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宗教，使美国文化开始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开拓它的市场。

当英、法、俄等西方列强纷纷对清政府中国显露出他们的攫取欲望时，美国不失时机地加入这个行列。1844年，《望厦条约》的签订使美国的欲望更强烈，而道光皇帝竟说美国“仰戴天朝恩德……自应优加褒奖。”这种“大度”令美国人也吃惊匪浅！而魏源、林则徐的呼号却被淹没在“天朝”的自以为是之中。

谢勒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中说“美国或许没卷入鸦片战争，但在分赃方面毫不迟疑”

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炮轰广州，美国“入城最深，而出来最后”。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使圆明园变成历史中国的耻辱柱的，也有美国的一把火。

1899年9月，“门户开放照会”使美国摆脱了对英国的唯命是从，美国上升为世界强国这一事实使其在中国问题上像西部牛仔一样独立行动起来。

美国在中国攫取的越多，他们对中国越投以更大的卑夷。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排华暴行席卷了美国西部各州，美国作家哈特和纳斯特笔下又为美国词汇增添了一句生动的短语：“像中国佬那样毫无机会。”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中国人贴的标签是“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可取的种族”。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只是从廉价杂志和喜剧性连环画扒下的形象。电影上，中国人的角色总是以邪恶的面目出现，狡猾的“傅满洲博士”是个歹徒，一个哗众取宠并狠毒的“中国式拷问”的人，美国人想获得的只有这些。

相反的，中国人却认为美国是“温和”的，“毫无野心”，孙中山对美国的好感促使他无数次会见美国友人、致电和写信给美国政府求援，但“山姆大叔”却连一块汉堡包也没有施舍，无利可图的事美国是毫无兴趣的。倒是袁世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附加条件是搭配一个私人顾问古德诺。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使中国成了列强合法的猎物。为了让日本加入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美国同意让日本暂时保持它战时夺得的对山东的控制权，这招“借花献佛”终于激起了“五四运动”。

还有什么可说呢？美国自己戳破了自己在中国的假面，中国人愤怒，但这只是序曲……

“买”错了“股票”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美国或许没有听到，听到了或许只是轻蔑的一笑，在它眼里，中共太微

不足道了，美国想破脑袋也想象不到中共会成为中国命运的真正的主宰者。它只是凭着直觉把赌注押在貌似强大无比的蒋介石国民党身上。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这一步棋足以控制中国，使自己优秀的文明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但它沮丧地发现，自己手上捧了一只刺猬，美国被“套住”了。它不但得罪了共产党，同时也输给了蒋介石，美国真有点睡不着觉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战争财的美国，一步步兑现着它美国文明化世界的战略构想。它的战略重点一直是放在欧洲的，在那里它储蓄了太多的利益。然而当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一步步暴露赤裸化的时候，美国感觉到自己在中国甚至亚洲的想当然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美国不允许它的“安全”与“利益”受到威胁，“总统巨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决心打中国牌，蒋介石政府自然成了“老K”。当然不仅是因为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并与受到美国教育、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宋美龄结婚，还因为美国认为国民党中国成为美国遏制日本、建立亚洲秩序战略中具有潜在重要性的盟国。

精明的蒋介石却和罗斯福玩了一个抗日的游戏，认抗日为砧码，对美国政府大敲竹杆。他物色了一批美国人替他向白宫报信，1939年至1942年，美驻重庆海军武官麦克休就向罗斯福传信：如果没有美援送来，中国就会垮台，以至美援在1941年底有所增长。不但如此，蒋还派宋子文到华盛顿进行活动，好些美国官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领薪代理人，以至后来出现的“院外中国帮”，在反共、亲国民党上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起了不可轻视的影响。这样，自1938年12月，罗斯福批准了2500亿对华借款后，一直至1941年12月“珍珠

港事件”止，每当日本出现新威胁或中国行将崩溃，美国救助立刻而至。蒋介石从来不相信中国能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美国参战后，蒋介石更是一下将抗战的任务推给罗斯福。而他的任务仿佛成了依靠美援，解决“共产党问题”，“皖南事变”就是信号。

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罗斯福很恼火。于是他任命史迪威为驻华美军总司令，帮蒋介石指挥军队。而蒋介石的“以夷制夷”的手段之高明非罗斯福所能敌。他利用克莱尔、陈纳德、赫尔利，在1942年至1944年成功地抵制了史迪威。这位有苦难言的将军在罗斯福面前大骂蒋介石“他是个摇摆不定，爱耍花招，靠不住的老恶棍，从不守信”。但蒋却不管你称他什么，终于在1944年10月18日，把史迪威赶回国，接替他的是被史迪威称为“世界上最浮夸的表现自己的人”——魏德迈将军，而美援继续提供，罗斯福也不再任命一个美国人作指挥官。

事实证明：是蒋介石而不是罗斯福牵着对方的鼻子走，美国终于被拖上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列车，再也沒心思欣赏中共伸来的橄榄枝。

美国对中共的抵触情绪仿佛与生俱来：要么无视中共的重要性，要么先天地把中共看成共产主义“全球性”阴谋的工具。中共曾怀着强烈的情感寻求美国，得来的却是失望。

直至1941年12月，美国加入对日作战时，美官员几乎与中共毫无联系。几个新闻工作者和冒险家如斯诺、史沫特莱等对共区的赞叹报道却被淹没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支持的声浪里。美国官方对中共的看法交织着不确定和敌视，甚至中国问题专家也对中共能对亚洲农民产生号召力一事感到迷

惑。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共肯定是处于苏联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给他们贯以“莫斯科傀儡”的称号也是必然的。

周恩来，这个中共的特殊人物，其风度和头脑令美国人倾倒。周曾热情地邀请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外交人员和军人到他在重庆的小小公馆中作客。而许多美国人虽然表现出与中共党人合作的浓厚兴趣，但没有人能说服总统同延安接触。

1944年7月下旬，“迪克西使团”的一批美国官方视察员到了延安。他们受到了中共党人像对待老朋友似的接待。毛泽东说：“美国毋须害怕我们不合作，而我们必须合作，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些什么和打算干些什么，其原因就在于此。”1944年9月，史迪威拟定了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报告，这一切似乎表明中共和美国会有更友好的举动，然而，事实并没发生。

1944年11月7日，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由于未经事先通知，周恩来见到赫尔利，很吃惊，“等一等，我去找主席”说罢急急回城。赫尔利对毛泽东拍着胸脯保证国共能达成一项慷慨协议，中共能成为新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并与毛泽东草签了“五点协议”。但是，国共谈判终于在1944年11月21日的对抗中停止，美国施加压力要中共接受解散其独立军队，只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象征性职务等条件，这无异于让中共自杀。赫尔利在“五点协议”墨迹未干时就背叛了，他成了著名的骗子。1945年4月，毛泽东愤慨地在中共代表大会上宣布：如果美帝国主义“不缩回手去……中国人民将给他们应有的教训”。